

我的老父亲

□ 张建平

翻看书。一次不知从哪里找到雷锋的书，父亲把书看完了，能清楚的讲出雷锋的生平事迹，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讲得有声有色。父亲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做事很投入的人。他种了一辈子地，不是简单的种种而已，有他人家的思想积淀。他常跟我讲，苦不枉受，地不瞒人；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地是刮金板；种庄稼是一本万利……这些思想不就是农业这个事关国民经济基础的精神内涵吗？

父亲性格粗鲁，脾气火爆。我们姐弟兄妹都很怕他。常记得小时候星期天想睡懒觉，但我们家的家务事、农活太多，父亲对我们谁也不娇惯，总是要求我

们力所能及。早晨父亲叫我们第一遍后就挑水走了，我们连忙偷睡，迷糊中听到院子里父亲的脚步声，大家慌乱地就起来了，有时起不来，父亲真的先打后骂，因此我们小时候都很怕。

我们小时候，是集体化，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特别是我家窝大十口，钱没钱粮没粮。我们有时候喊饿的时候，父亲不耐烦了大喊“肚子里住里狼了”我们谁也就不敢嚎喊了。还有时我们要买铅笔呀本本的，家里确实没钱，父亲面对如此烂包的日子，自然没好心情，总是斥责道：“今呀铅笔，明呀本本，不用念了！”我的妹妹们就是这样不念的。我不想不念，



说雨

□ 贺艳艳

着去地里帮忙撒化肥。早晨三点，天还完全漆黑，母亲就和奶奶起床做饭，饭是自家做自家的，去地里是一起的，爷爷和爸爸也起床，准备一些去地里需要的东西。

如果不用我去地里，我是可以睡到大天亮，起床把自己和弟弟的早饭解决了，然后把锅刷了就行。若要去，就得在饭熟后起床，闭着眼睛随便扒拉两口饭，打着哈欠跟着大人出发。最近的地也得走二十多分钟，远的就有可能走一小时，等到了地里，天就完全亮了，套牲灵，开始耕地。爸爸跟在牲灵后边掌握犁身，走过去，一条土壕就出现在眼前，妈妈跟在爸爸后面点种子，奶奶跟着抓粪，我跟着撒化肥，而爷爷呢，先是把犁不到的边边角角，用锄头刨松软了，等父亲犁出一大块了，他就开始拉耙，把犁出来的大土块敲碎。

如果遇到雨水足，犁出来的土是松

不念了家里的活实在做不完啊！我也真不知道我是怎么读完小学的和中学的。

现在想想，那些年代，我们兄妹六七个，全是挨身身，父亲一个人士里刨食养活我们，真是太不容易啊！难怪他发脾气打骂我们。我们村里有个老干部，说起我们小时候的生活，对我父亲非常佩服，他说七八张嘴呀，不用吃饭，光调盐也不得了啊！

我小时候，有什么用的买的，只是抱着母亲的腿要，从来也不敢向父亲开口。我现在早理解了父亲，那是一个不容易的年代，那时候父亲能把我们养活就是不可想象的伟大啊！

父亲劳累了一生，直至现在仍自食其力，不拖累儿女。孙子呀、外甥们对老人十分孝顺，好吃的好穿的买下一大堆一大堆的。墙上常常挂着各种各样的好吃的，有时尽废了的。他们记不得吃而且也不习惯吃吧！

父亲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他深深地爱着这一方水土。他住到那里，就把土地开发到那里。尽管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但他家院子里和窑洞周围种满了蔬菜豆果。完全保证了他们老两口的生活。当今社会，种一年地不如跟几个月工，更不如做几笔买卖。农民是最无能的人，种地是最没出息的选择。父亲不思考这些问题，我却陷入了沉思——如果大家不种地，粮食从那里来？这大概不是我考虑的问题吧！

但是我肯定的说，我们中国只所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是因为有像我父亲一样的千千万万个万万千个劳动人民创造的，是他们创造了和创造着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和未来！

炊烟里的乡愁

□ 吕世豪

乡村里最美的一首抒情诗
她一个手势就可让乡泪泪眼朦胧
炊烟的一生飘忽不定
想撩起比顺手操一把镰刀要难

炊烟是屋顶长着的一棵庄稼
游子是泥土里冒出的种子
庄稼黄了镰锄即可收割
种子想要回到泥土那就难了

炊烟抒情时千万别去打扰
飘飘洒洒才会涂抹最美的风景
只要乡音不肯离去
走西口的乡愁迟早早都要回来

炊烟很远 乡愁很近
怎好去量这远这近间的距离
炊烟一走就不会再回头
乡愁却一生奔波在回家的路上

但我仍要怀念炊烟
怀念乡愁里那根最脆弱的软肋
它是一杆活得最阳光的喷呐
能扶直乡愁的恐怕就是它了

摘上一朵炊烟别在胸前
让我常能闻到青草的苦涩
炊烟是我此生最常走动的亲戚
我告诉炊烟我想她了 也想家了

从容

□ 曹对龙

蝉鸣远了，不追
叶子落了，不念
已是秋尽，菊花也会凋零
清露不再，换了浅霜
素月不语，星子偷欢
风萧萧一声雁鸣
日子落满河床

采一碟薄水煮茶
燃已去三年五载的过往
碎碎念，咕咕咚咚
把衣裳挂上木桁
让窗牖俱开，让心思洞明
任凭光阴在茶盏中南北西东
你来，或是不来

看热闹人的劝说下才能停止。我讨厌吵架和讨厌暴雨一样，别人在吵，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生怕打起来，是实实在在的胆小鬼。

秋天正是庄稼成熟的时候，忙碌了半年，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季节里。谷子弯着腰，葵花低着头，枣儿羞红了脸，到处是庄稼成熟的香甜味道。这个时节，雨水撒泼一点就足已，最怕连阴雨。

秋雨下多了，谷穗一片一片的烂在地里，葵花一坨一坨的霉掉，枣子一颗又一颗的裂开口子，眼看着的丰收年，往往会因为一场连阴雨，收获减半。

庄稼人诅咒着老天不长眼，看不见庄稼人的惶惶。却又无能为力，只能任那些成熟的果实，烂的烂了，霉的霉了，裂了裂了。真是叫天不应，欲哭无泪。只有了一声声更深更沉的叹息……

离开家乡，再也不用为了雨水而担忧。但心思还在儿时的记忆中，春天希望多雨，秋天希望少雨。雨没有给了我写作的灵感，却真实的影响过我的生活。这是对儿时的一种惦念，更是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希望明天的明天，我们依然能得到雨的滋养。

我？’我说：‘你的那个约克纳帕塔县始终是一个县，而我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内，就把我的高密东北乡变成了一个非常现代的城市……’另外，我的胆子也比你大，你写的只是你那块地方上的事情，而我敢于把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改头换面拿到我的高密东北乡，好像那些事情真的在那里发生过……’。福克纳打断我的话，冷冷地对我说：‘后起的强盗总是比前辈的强盗更大胆！’……我努力地想使我的高密东北乡故事能够打动各个国家的读者，这将是我终生的奋斗目标。”其幽默风趣及乐观努力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读完《莫言散文》后，我在百度推荐上看到了关于推荐《生死疲劳》的页面，与贾平凹的《浮躁》、张炜的《古船》、余华的《活着》、阎连科的《受活》一起推荐为中年人必读之书目。年届中年的女士，此时真是非常渴望以更加深度的热情走近他们的世界。当然，《生死疲劳》这本书，我完全用不着重新购买，因为，早在2012年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已经购得，只是当时没有读进去，而今，读完《莫言散文》后，自我感觉向这位“猫头鹰”先生又走近了一大步，他的洋洋洒洒、放荡不羁、调皮而不乏严肃、坦率而不乏智慧、随性却不乏认真的宽广“音域”、“视界”的确震撼到了我，促使我渴望看到更多推动莫言先生走上诺奖神坛的想象世界的构建与精彩。不知《蛙》的叫声怎么样呢？

父亲劳碌了一辈子，如今已是耄耋之年了，仍不吃闲饭。虽然现在干活时比做时多，但他习惯了，根本歇不下。我们常常劝他老人家，您已经劳累一辈子了，国家还规定六十岁退休，再说一天家做不了多少活，还把衣服弄的常常是土滚滚的。现在父亲有孙子外甥一大伙，特别是外甥女们，总给他老人家买衣服，夏天是夏天的，冬天是冬天的。可是父亲再好的衣服也穿不下个好，不到一天满身土。母亲常祷告，实在给他洗不行衣服……

古代有位大学者立下誓言：一日不做事，一日不吃饭。我的父亲不是也有一日不下一日就不舒服的誓言呢？

父亲虽然是个地地道道老农民，一辈子只精通耕田种地。但他多少识些字，而且头脑也很灵活，说话很有一定的逻辑和哲理，如果他的性格温和一点，为人圆滑点，做事理智点，那父亲肯定是个将帅级的人物。然而生活中没有如果，如果有如果，那样的人物也不是我的父亲，即使是，我想他也不会像现在的健康长寿！

父亲八十多岁的时候，精神相当矍铄，骑自行车驮柴送粪。乡里的一个退休老干部夸赞他“老张的这精神能活一百岁！”过了些日子，还有个人看见父亲说：“哎呀老张再活十年没问题的！”“父亲一听就火了：“人家老胡说我活一百，剩下的十年你要呀！”逗得众人哈哈大笑。

父亲九十岁才不骑自行车了，主要是腿软得不行。他闲在家里没事的时候还

聆听一只“猫头鹰”的叫声

——读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本《莫言散文》

□ 赵月琴

稿，但是他的语言逻辑给我的感觉是，他顶多有一份讲话提纲吧。因为，他在演讲中的排比、幽默、真实均显露无疑。当然，他的山东高密口音也非常明显，但这完全算不上缺点，因为听他讲带高密口音的普通话，有点像聆听毛主席老人家带湖南口音的普通话，既然已是名人，这便成为特点了。

实际上，莫言先生的确是一位有特点的人。首先特在他的直率。他简直是大直率了，任何地方、任何场合、任何文章里，他都敢于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都敢把它们变成文字，也难怪他能写出那么多的文章，然后，最终第一个荣获了中国人民期盼百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看完莫言先生的散文，我想到了“生活很丰富，没有什么不可以入文成章的”，想到了自己的情怠，活人到中年仍一无所获。

其次是莫言先生的博学，他虽然只是小学毕业，但他喜欢读书，所以就疯狂地读，也抄，后来当兵期间也是不辍学习，上了解放军文艺学院更是尤为刻苦，不仅读，还写。他喜欢说，喜欢听，喜欢表达。更主要的是，他还有股子劲，想要

逃离穷困故乡的劲，想要成就点什么的劲，想要完成理想目标的劲，于是，他的生活一旦选择了写文章，便一直在写文章，虽然表面上说是“为了一天吃上三顿饺子”，但我想更多是他就觉得这个事好，他喜欢，所以就一直做着。

莫言先生也很聪明、智慧，这表现在他的诸多文章里。比如说，他写三岛由纪夫，写日本，他不会无视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但他也会坦率地写日本的好，但又碍于中日关系的变化多端，文章最后便又回到主题上来，说“在新的世纪里，我希望中日两国的男孩与女孩们建立起深厚的感情，甚至是爱情，这样的东西多了，战争的机会就少了。”比如说，写创作谈，他本来写得“天马行空”，说得“天马行空”，完全是非常精彩的创作谈，但后来感觉不对，还有些吹牛，于是他便改变了，坦诚地承认当初这样写的不妥、不合适，然后以当下的状态再写出新的创作想法来，让你又不得不服，包括之前写的、之后写的，都服。你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写文章的人，他似乎一直在写，一直在不停地写，随时随地地写，写一切遇到，一切想到，